

主 编：王遂河

走近 南阳 作家 群

海燕出版社

PDG

目 录

走近南阳作家群(代序)	(1)
禅释乔典运	(6)
二月河探微	(22)
感受田中禾的艺术天地	(37)
周大新小说札记	(52)
透视周同宾	(65)
周熠散文絮语	(80)
行者:灵魂在语言中的穿行	(89)
马新朝及其《幻河》	(101)
廖华歌:植于现实的情感世界和话语选择	(111)
徘徊于城乡之间的马本德	(123)
殷德杰的乡村情感	(138)
孙幼才的蹒跚步履	(147)
秦俊艺术风格简论	(157)
李克定小说的文化意蕴	(165)
解读柳建伟	(177)
韩向阳:两种遭遇的一种结果	(193)
文学的孤独打捞者王俊义	(203)

汗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206)
王青槐的文学追求	(209)
现实童话的创造者盛丹雱	(211)
王晋康和他的科幻小说	(214)
张克锋的“大地情结”	(216)
走进赵德玺的叙述话语	(221)
文学的虔诚挚爱者赵西学	(217)
阎英明的“白家寨叙说”	(223)
爱诗更爱生活的张玉峰	(225)
赵大河和他的梦幻小说	(227)
窦跃生的“青铜月”	(230)
廖道善的“城市纸月亮”	(233)
李雪峰的自觉境界	(236)
朱景涛的“灵魂低语”	(239)
周学忠的文学般若	(242)
王喜成自画像	(245)
冯继然和他的历史小说	(247)
石丹小说浅读	(249)
柳玉柱创作自叙	(251)
刘正义小说透解	(253)
刘黎丽的新女性意识	(256)
老诗人王迪小记	(258)

走近南阳作家群(代序)

焦锦淼

在市委的支持下,市文联组织力量对南阳作家群进行较为深入的个案研究,编著了《走近南阳作家群》一书,约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应允了。

形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的南阳作家群,是一千万南阳人民的骄傲。当时,中国文坛在经历了浩劫之后出现的文学“井喷”和随之形成的“伤痕”、“知青”、“反思”、“寻根”等文学奇观的几度潮涨潮落之后,开始走向多种取向相益并存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就在此时,地处中国豫西南偏僻之隅的南阳盆地悄然崛起一个令人侧目而视的文学创作群体。该群体以其阵容整齐、人数众多、作品品位之高和影响力之大异军突起,在文坛构筑起一道亮丽而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景线。

这个创作群体以乔典运、二月河、周同宾为领军人物,影响、凝聚和带动着一批热情执著、才情如虹的中青年作家,他们始终以对民族盛衰、国家兴亡和社会进退的深沉观照为己任,坚持从现实、过去和历史等不同角度对此进行深层的描述与剖析,写出了一大批诸如《村魂》、《满票》、“清帝系列”、《皇天后土》等深沉厚重意蕴久远的精品佳作。国内外各种类型的文学大奖接二连三地朝他们飞来,在文坛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波。这种强烈的震撼效

应,又把南阳作家群的名字更有力地推向全国及海外,在整个华人世界都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这个形成于南阳的独特而绮丽的文学现象,在全国地市级地域中绝无仅有,引起了上级文化主管部门、文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高度重视。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同志于一九九四年八月亲自批示:“南阳作家群现象值得研究。”河南省委宣传部特于一九九五年春在郑州专门召开了南阳作家群现象研讨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文艺报》、《河南日报》等各大报刊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都对“宛军”这一引人注目、发人深思的文学现象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报道。国内外多个文学理论研究机构和许多文学评论家也对这一现象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文学风流属南阳”,一时间成了南阳人骄傲的谈资和文坛议论的焦点。

自对南阳作家群开始研究以来,一些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专家学者都写出了不少的论文。单篇的论文姑且不论,业已成书的就有《南阳当代作家评论》和《文学的星群——南阳作家群论》等见之于世。这些成果对于南阳作家群的形成原因,从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个人和社会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与论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地域文化方面的原因。南阳盆地处于鄂豫陕三省交界处,伏牛和桐柏二山三面环绕,其间又有淮河源头与汉水的多条支流纵横交织,气候温暖,水源丰富,各类物产繁多而丰饶。这种独特的亚热带小盆地气候极适宜人类的生存。据考证,早在四五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繁衍生息,而且很早就有“盘古开天地”和“禹王锁蛟”等神话故事在南阳流传。同时,南阳又是楚、汉文化的交汇处。浪漫飘逸的楚文化和博大沉雄的汉文化、凝重务实的中原文化在此交聚汇融,衍生成一种浪漫与现实并存、飘逸与凝重兼容的“宛文化”。这种兼容数种文化优势的“宛文化”

为文学艺术“巨人”、“大家”的出现,创造了极好的文化氛围与“气候”。

二、历史传统方面的原因。正是上面所述的原因,形成了南阳历代文人士子既浪漫飘逸又持重务实的独特品性,他们满怀经国济民的美好理想,积极投身安邦立业的宏志中去。南阳的历史上就出现过许许多多这样的文人志士,如政治家、科学家兼文学家张衡,玄学家兼文学家何晏,经学家兼文学家范宁,史学家兼文学家范晔,词赋家兼诗人庾信等。不仅如此,而且还会随着一个朝代的兴衰变革,集群式地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作家。是社会的大变革局面为他们提供了积极入世展示才华和成功的契机。南阳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三次这样的“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形成于汉光武帝刘秀复汉成功并实现“中兴”之后,南阳就集中出现过张衡、刘苍、朱穆、左雄、刘珍、延笃等四十余位政治家兼文学家。此为南阳的“汉代作家群”;第二个“黄金时代”形成于盛唐时期,此期集中出现了张巡、岑参、张继、樊绍述、张祐及民间诗人张打油等一大批南阳籍著名诗人,此可为南阳的“唐代作家群”;第三个“黄金时代”形成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大变革时代,这个时代又集中地出现了乔典运、二月河和周同宾为首的“南阳作家群”。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每个“黄金时代”的出现和“作家群”的形成,都离不开社会兴衰变革的契机,都是文人志士们满怀宏愿积极入世的必然结果。

三、文人作家自我的原因。南阳盆地偏居一隅,这种静寂僻远的地理位置,使南阳人养成了不浮不躁坚韧务实和守恒守矩的优良品格。南阳历代的文人作家们也不例外,也许正是这种静寂僻远所形成的坚韧务实的性格与品质,才使得他们取得了成功。尤其是与我们同代的这批作家,他们面对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不为物役,不为利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耐得寂寞,守得清穷,执著地固守着心灵中的一片净土,一心一意地辛勤笔耕,终于

写出了成功与辉煌,写出了南阳人应有的气势与声望。

此外,我们南阳的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对于南阳作家群都是相当地珍视与爱护。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都愿意同作家们交朋友,都愿意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在政治上为作家们挡风遮雨,在生活上为他们排忧解难,并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为作家们多出、快出精品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与条件,努力营造一个温煦如春的社会“小气候”。这也算是南阳作家群形成的一个原因吧!

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学作为塑造灵魂的事业,它对人的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开发,对国民素质的提高,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是更为独特的作用。因为人的各种欲望被释放出来,它既是一种动力,又是一种逆动力,弄得不好,这种欲望就会和公正、道义、道德相抵触,而文学,起码可以构成与这种力量的对抗,它会让在市场上忙碌了一天的入沉静下来——如果他打开一本小说的话。古往今来,凡“有文化”的人,谁不是在唐诗、宋词、经典散文、小说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谁没有得到过优秀文学作品的哺育?因此,关心文学,爱护文学,无疑是领导者的远见之举。文学是一项恬淡清苦的事业,它的成长需要社会的培植与浇灌;南阳的作家们淡泊名利,心怀高远,创造出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为南阳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南阳作家群已经成为南阳的文化形象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市委、市政府十分珍惜这个“形象”和“窗口”,会加倍努力,为作家们当好“服务员”,为他们创造更加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全力推动他们按照江总书记强调的“三个代表”的精神,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以促进我市文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

南阳作家群的形成原因还有不少,但是最主要最基本的也就是以上几点。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都包括了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可是这些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如面面俱到,涉猎过

广,内容堆砌,繁乱驳杂以及整体评论上较为精到,个案方面对“本人”切入不够,对作品的评论缺乏应有的深度及贴切的评价,缺乏必要的可读性等等。

我们组织编著《走近南阳作家群》这本书,主要采用散文随笔性评论和纪实及集中评述的手法,从南阳作家群中主要作家的“本人”入手,既有纵向创作经历的扫描,又有横向创作断面的剖析;既有脉络清晰的“实践”描述,又有恰如其分的理论高度;既有较高的文学韵味,又有较深的理性思考;力求使每位作家的成功之路和作品所达到的思想与艺术境界,既生动又清晰地展现在广大文学爱好者和读者面前,以真正起到促进青年作者热爱文学,勤奋创作,踊跃投身文学事业的积极作用。

相信这本书会对南阳作家群后备力量的培育和南阳文学事业的持续发展大有裨益!

禅释乔典运

宋云奇

一、老乔“其人”

想着写老乔，还没有动笔，脑子里便浮现出一位满头黑白相间的半寸短发，满脸被岁月刀雕斧凿出的纵横交错的沟壑，常穿着一件黑布棉袄或深色中山装外套或对襟白布扣衬衫或圆领白夏衫，脚登一双黑布软底鞋，脸上常带着一种谦恭和善豁达睿智的微笑的老者的形象来，心底便油然升起一种由衷的仰慕与敬重。

这是我们南阳作家群的一面领军大旗啊！正是他以始终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和孜孜以求艰难卓绝的耕耘所创造的非凡成就和为南阳赢得的无数荣誉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才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南阳人凝聚于自己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在全省全国都很少见的较高水准的文学创作群体。假如没有老乔的影响和带动，我们南阳会出现这样一个作家群吗？

这是一位历尽人间苦痛的禅者和社会深层思索的哲人啊！正是由于他那禅者般的达观和哲人般的深思，才使得他的创作达到了社会哲学书一般的境界并赢得了社会的敬慕与爱戴。无论官员、同事、朋友、妇女或儿童，谁见了他都喊他“老乔”或“乔老爷”，你一喊他就笑，他越笑人们就越喊，这一喊一笑越笑越喊，就把他和社会和生活和众生融在了一起，化在了一起。试问我们和我们

之外的人们,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吗?

老乔的确是一位哲人和禅者。但他的哲人和禅者的境界,却是在长期的生活磨难中修炼来的。当他刚刚走入社会走入生活之路的时候,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凡人俗人。老乔常对朋友和文友们开玩笑说:咱这一辈子啥都不缺了,就缺三样:升官发财桃花运。这是他的调侃和反讽,但也是实实在在的大实话。这三样东西都是凡人俗人终生追求的目标。既然老乔当初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凡夫俗子,他当年就没有这些美好的人生愿望吗?有的,当然是有的。

老乔的一生都是在积极要求进步的。他青年时期踊跃投身解放军这所革命的大熔炉中,就没有去部队混个一官半职,进而光宗耀祖的想法?但是命运之神却不照顾这个志向远大的年轻人,一场严重的肺结核病将他残酷地打回到了他曾经兴高采烈走出去的家乡。在痛苦绝望中,为了继续进步,他甚至捐献出他的一千元复员费和治疗费中的八百元用于村里兴修水利,为此他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并很荣光了一阵子。然而表扬和荣光之后,他的生活环境并没有丝毫改善。因为羸弱的病体使他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根本无法用劳动来养活自己和老婆。曾经上过简师并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的老乔就提出到小学当老师,但他这个可怜的愿望也以怕传染给下一代肺结核为由被无情地拒绝了。

在痛苦绝望和无法消解的困顿中,一本从部队带回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使老乔萌发了用文学创作改变生存状况的念头。也是老乔命不当绝,他有四句民歌居然被《河南文艺》发表了。这一偶然的成功如一支强心剂,更使他坚定了文学创作的信心。之后,他在文学道路上艰难跋涉,先后有多篇作品被《河南文艺》、《长江文艺》等刊物发表,还被吸收为武汉作家协会会员。此外,他还有两篇小说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改为电影剧本。

正当老乔在文学之路上踌躇满志前景看好时,一场政治和文

化浩劫铺天盖地而来,因为出身不好和能写文章的双重原因,他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无休止的揪斗、批判、坦白、游乡紧紧攫住了他。他曾经逃跑躲避过,向上边反映抗争过,但最终都重新落入“老天”的魔掌。他最后彻底绝望了,心死了,从此之后便一切顺其自然,默默地承受一切屈辱与苦难。他几乎承包了全大队的一切打击,完全成了一个没有性格没有尊严没有自我没有思维的“干活机器”。在人们的眼里,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人们可以当着他的面商量如何盗窃集体,如何整治某人,如何对抗上级,如何破坏斗争会,甚至是如何将他整到死地。“好人和坏人都不背我,把我当成了没有知觉的一块石头或一棵小草。善良和野蛮,愚昧和聪明,愤怒和欢乐,失望和希望,这一切都赤裸裸地展示在我面前。不幸的遭遇给了我幸,这幸就是使我有机会认识了活生生的社会,认识了活生生的人。”(乔典运《问天》代序)正是这一段非人的地狱般的屈辱经历,使老乔重新认识了生活认识了人。正是这一场漫天大火,将老乔由凡人俗人烧铸成了哲人。

浩劫过后,老乔复出。重新步入文坛的老乔将他被压抑了十年的激情和着十年地狱生活所观察到的人间善恶美丑喜悲暖凉以及对于生活的重新认识和思考,迅速凝聚为一篇篇犀利老辣尖刻深邃的小说作品。这些作品像一颗颗重磅炸弹,接二连三地在全国各地报刊连续“引爆”,使老乔很快成了名人成了“大家”,也成了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于是,他开始在报刊和电视上频频露面。各种各样的“封号”和“桂冠”连连飞来,将他“捧”成了社会上妇孺皆知的“人物”。

面对这样的辉煌,老乔总该笑了吧,总该大笑特笑一场了吧!但是他没有。此时的老乔已经不会大喜大笑了。他的心态经过大痛大悲的铸炼已经超越了荣辱哀乐,他成了一位心如止水的禅者。尤其是他的小说获得全国评奖头名状元之后,领导同事朋友亲戚见了无不打趣恭维,说老乔如今真成了名人了,是鲁迅之后的又一

位“国民灵魂诊断师”了。有人还对他说，报刊上都在说“乔典运现象”哩！老乔听罢摇摇头，说那都是吹嘘的，咱能吃几碗干饭自己知道。咱过去吃的苦多，写的都是人生体验，所以才有些反响，其实就那么回事儿，不过是文友们抬举罢了。说罢拱手抱拳连声说谢，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弄得恭维者们倒先不好意思了。

老乔成功了。他年轻时想升官发财交桃花运没能弄成，如今总该实现了吧！但是成功之后的老乔却没有了这方面的欲望。十年浩劫所目睹的官场起落人间冷暖使他冷了这方面的心。文友们都说，老乔后来没有升官发财交上桃花运，是他自己不想，若是想，早就又升又发又交了。此话不假。先说升官，省里市里都曾争着调他，他却一再推辞不去。朋友问他为啥不去，他说官场像赌场，咱草木之人没有那个心劲也没有那个本事；再说发财，老乔能发财的条件很多。不讲别的，就凭他的名气和一枝笔杆儿，去哪个公司挂个顾问或者替哪个老板捧捧吹吹，腰里的票子不就大大的有了？许多公司老板都发出过这样的邀请，可老乔拒绝了，说钱挣多少是个够？每月有工资花着就够美了，这不比土里扒食的农民强多啦！最后说桃花运，据说成名之后，有不少五体投地崇拜他并且愿意让他交交桃花运的青年女作者和成熟女性，但他都不去交。他说人家要是个已婚的，男人知道了岂不要闹生涩？人家要是个姑娘家，咱岂不是害了人家一辈子？这良心咱可坏不起！有文友打趣他，说你是有贼心无贼胆吧？一句话引逗得众文友哄堂大笑，老乔自己也笑了。

老乔成了名人，在外面却丝毫没有名人的架子。无论在街上见了哪个熟人都是笑着先下车子，然后跑过去使劲儿握手。也不管是谁，只要对他有过一点点的帮助，他都会念念不忘，千方百计给予报答。文革期间，他曾在一户姓郑的家里避过难。几十年来逢年过节，老乔都要亲自或让孩子们前去看望。后来郑家的孩子考上了师范怕被人挤掉，来托老乔摸底说情，他二话没说就答应

了。校方问他是啥亲戚,他说不是亲戚胜似亲戚。对方明白事情根由后也很感动,当即表示:光凭老乔你这份真情,你只管放心回去啦!老乔患癌住院期间,医生护士仰慕他的文名,给了他许多特殊的照顾。老乔出院时感激不尽,专门到书店买了自己的作品集《美人泪》和《问天》相送,以表谢意。

老乔在外不摆名人的架子,在家也无半点的“家长”威风。全家人聚在一起说事,儿女们都敢跟他斗嘴说笑。老乔是作家,夫人却没有多少文化,之间的反差使原来贤淑的“乔夫人”不由自主地想在家里与老乔争个“高低”,经常为一些小事争吵得面红耳赤。老婆一动劲儿吵,老乔就不吭声了,吵得狠了急了至多说句:“你别说了中不中,算我求你了!”两人争吵时,儿女们多站在老乔一边,对乔夫人说:妈,你还不知足哩,就你那个劲儿,我爹没跟你离婚就不错啦!直把乔夫人说得一赤一愣的。直到这时候,老乔才真恼了,虎起脸训斥他们道:这是啥话?你妈那个劲儿咋啦?你妈那个劲儿都把你们养活大啦!几句话就把他们训哑了。为了维护夫人的“地位”,老乔每月领回工资都全部交给她,遇到家长里短的事儿,都叫她做主去办。老乔常说:人家跟咱几十年,没享着啥福,罪可是受了不少。咱欠人家的,怕是这一辈子都还不清哩!

老乔做人幽默随和,周围人缘极好。无论是上级下级文友朋辈名家作者熟人同事,都和他处得极为和谐。老乔患癌治疗期间,不管是在西峡在南阳还是在郑州住院,身边总有一群文友相陪相伴。南阳的文友们不仅在精神上想方设法给他以安慰,而且还多次自发地捐款凑份子,给他以经济上的支援。老乔去世时,省、市、县二百多位领导作家朋友和同事专门赶来为他送行,中国作家协会和省、市、县三级数十个单位的百余位生前友好发来唁电、敬献花圈。告别仪式上,吊者如云,哭声如雷,声声凄烈,滴滴烫人。“老乔好走——”的呼唤声震山野。这就是一个“草木之人”的丧礼!这就是老乔一生坎坷以心为人、为文所赢得的崇敬与厚报!

二、老乔其“文”

有人把做人人与为文的关系概括为八个字：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这八个字说得精妙极了！做人人与做文其实是一脉相通的。老乔的“人”做得好，“文”做得更好。他的做“文”和他的做“人”一样，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

老乔的文学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文革前时期、文革后时期和新社会转型期。文革前时期是指他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四年这段时间的创作；文革后时期指他在七十年代末至一九八五年以前的作品；新社会转型期指一九八五年之后发表的作品。这三个时期存在着极大的跨越和递进关系。从老乔这三个时期的作品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人生和创作的道路上苦苦思索、追求、超越的不凡轨迹。

老乔文革前时期的小说，都是些浮漂在生活表层的歌功颂德式的作品。这是由他的年龄和对生活的认识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此时的老乔还很天真，对上面让干的事情坚信不疑，即使有时因与良心相背而产生怀疑时也不敢表示反对。此期发表的主要作品有《送地》、《和好》、《我家住在干河旁》、《西峡游记》、《山中之王》、《石膏山》、《贫农代表》、《石家新史》等。这些作品在当时影响很大，但现在看来，除了艺术上有一定可取之处外，内容立意上概念化倾向较重，没有多大的意思。

老乔文革后时期的作品与文革前时期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质的跨越。他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个跨越，根本原因在于，他由生活的表层被推入了生活的底层。他在这里由“人”变成了“鬼”。“鬼”虽然为“人”所不齿不顾，但却能够躲在暗处冷静地观察“人间”的生死争斗、人情冷暖、是非颠倒、悲欢离合，能够看到真正的原汁原味的生活中的喜剧、悲剧、闹剧和正剧，真切地体味到当“人”所根本体味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为他的创作注入了裂变活性巨大的

“化学元素”。再加上浩劫过后文坛的解禁,老乔在中国文学讲习所学习的理论“催化”,就使他的文学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他的创作发生了质的飞升。老乔此期主要是以批判的态度或者是又爱又恨的态度,无情地鞭挞被极左路线扭曲了灵魂的奴化、异化了的各类小人物,沉重地诀别那些在极左时期高高在上——一呼百应、却在新生活中被群众无情抛弃了的“大”人物。此期的主要作品有《含泪的谎言》、《驴的喜剧》、《气球》、《旋风》、《笑语满场》、《借笑》、《还愿》、《灯》、《村魂》、《母子情》等。这些小说在艺术上已渐入化境,思想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其中小说《村魂》发表后先后被《小说选刊》和《作品与争鸣》选载,后来还被翻译介绍到国外,甚至被改编成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老乔新社会转型期的小说比他文革后时期的作品更进了一步,虽然还是批判性的,但是批判的范围更广泛,批判的程度更深刻。促成他创作思想的这一递进变化的原因,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感受。一九八五年十月,应霍英东先生之邀,老乔有幸作为中国作家参观团的一员,赴广州、深圳、珠海、香港进行了一个月的参观访问。他看到那里的农民家庭装饰得比内地的高级宾馆还豪华,咋想咋别扭:这还像农民吗?内地的农民咋不是这个样子?这里的农民咋比干部还美哩?经过一番沉思之后,他发现自己过去错了,自己过去写的内地农民生活应该属于过去,他们完全应该也可以过上特区农民那样的生活。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过不上特区农民那样的生活呢?老乔陷入了更深的思考。于是,他开始否定自己,全面调整自己的审视角度,对民族深层文化心理进行比较集中的发掘与透视。他跳出了农民与农民的局限,激切而尖刻地揭示和批判阻碍社会进步的旧文化因素和意识,热切地呼唤代表社会进步希望的新人物新力量。他常常从小题材、小人物、小格局入手,以小见大,以微见宏,曲径通幽地透射出大时代变革的批判精神。

老乔这个时期的作品是他创作的高峰。作品量最大,思想性艺术性最高,几乎是以集束式和喷涌的形式在全国各地报刊遍地开花。此时,大部分与他同时代的作家都被急剧变革的社会弄得晕头转向,陷入了“江郎才尽”的枯竭期。老乔却出人意料地焕发青春,进入高产稳产期。这种情形震动了文坛,被作家和评论家们惊呼为“乔典运现象”。这个时期老乔的主要作品有《无字碑》、《刘王村》、《怪梦》、《乡醉》、《满票》、《冷惊》、《定时炸弹之谜》、《黑洞》、《遗风》、《大喜》、《香与香》、《问天》、《小城今天有话说》等。这些作品除《满票》荣获河南省首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和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六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外,还有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集》选载,或被译成英、法、德和阿拉伯文传播到世界各地。

老乔此生共发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二百多篇,字数达三百余万。先后出版《小院恩仇》、《美人泪》、《问天》、《村魂》、《乔典运小说自选集》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和两部长篇小说《命运》和《金斗纪事》。老乔的大多数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其中的《村魂》、《满票》、《乡醉》、《无字碑》、《冷惊》、《问天》等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

三、老乔小说的深度与高度

老乔是专门玩小说的人,虽然文革前写过一些诗歌、散文、曲艺和电影剧本,但他倾注心血最多最大、玩得最熟最得心应手、思想性和艺术性最深和最高的,还是他的小说。

老乔的小说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深度和高度?有评论家称他是建国以后继承鲁迅精神最得精髓最有实绩的一位,他的小说的主旨精神与艺术成就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我想这就是最好的定位。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鲁迅最突出的文学成就就是他的杂文和小说。他的小说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其深刻地揭示和鞭挞了黑暗落后的旧中国那屈卑、麻木、冷漠、沉默的“国民魂灵”。其主旨是揭示形成这种“国民魂灵”的病因，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把“原来美好的东西的撕碎毁灭的过程，一览无余地展示给人看”，以引起世人的同情与关注，给他们以热切的援手和“彻底”的解救。他的《呐喊》和《彷徨》两个小说集，都是围绕这一现实主义的创作主旨写成的。

老乔这位从社会最底层里走出来的哲人作家，更是以揭示和批判在极左路线重压下扭曲的“国民魂灵”为己任。他以其对浩劫时期及劫后的农民心态以至民族魂灵的深刻把握，“集中地针对人们精神中的奴性发难。他把深广的忧愤和犀利的思想锋芒掩蔽于平实老辣语带讥讽的叙述之中，所言极小，所指极大；笑谈中催人泪坠，幽默中伸出利刃，具有丰富强大的思想含量。旧的传统，左的思潮，阶级斗争扩大化与贫穷闭塞在长时期内严重地扭曲了人的灵魂，压抑了人的独立精神。奴性这一国民性的痼疾在当代条件下有了新的特征。善良而又愚昧的人们为了利害的计较而逢迎、拍马、顺从、讨好、欺软怕硬、弄虚作假、巧言令色等等小阴谋诡计，结果害人而不利己，转又自责自贱自卑。严重的是，这种奴性已成了一种无意识，一种自觉，一种习惯成自然，一种见怪不怪。老百姓本该如此！这就是老乔小说使我们看到的景象，感到的刺激，得到的震撼”。（孙荪《故乡有诱惑》语）这震撼令我们警醒，催使我们对这种“民族魂灵”进行疗救。

老乔和鲁迅的小说，都是以对“下层社会中的小人物”的深爱为出发点的。鲁迅对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都是充满了挚爱的，字里行间无不透射出深切的同情与哀怜。老乔对他的小说中的人物爱得更深。“我写的人物，多是我的同代人，从没有离开过。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在